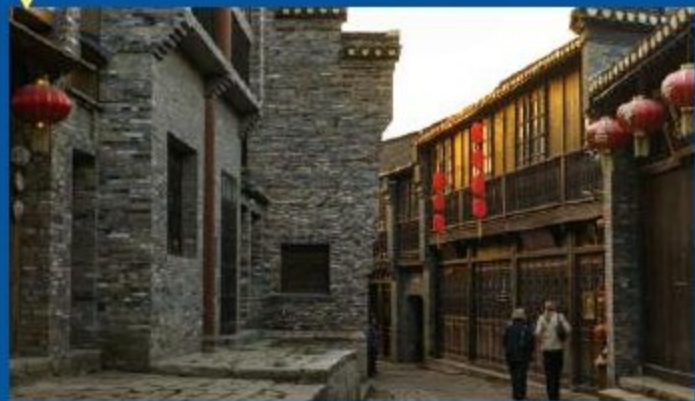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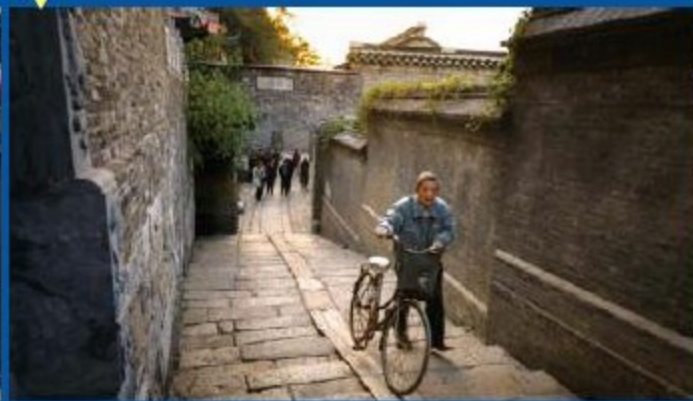


西津渡古街仍保留建於唐宋的青石街道。



西津渡古街，見證鎮江的起伏歷史。



在鎮江登雲山上的賽珍珠兒時故居。



重訪賽珍珠崎嶇的中美之路

從鎮江到巴克斯

■梁掌球

圖片提供/Michael Snell & 巴克斯縣旅遊局

她的大部分童年和青少年均在這江邊的城市度過，是名副其實「鎮江的女兒」……

諾貝爾文學獎(1938)和普利茲獎(1932)雙得主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一生在中美兩國度過，前半生除了數年回美國念大學外，大部分的時間均在江蘇省鎮江市、安徽省的宿州和南京等地成長、工作和生活。她在四十二歲(1934)時，因中國開始戰亂而被迫離開她心愛的神州回美，因各種原因自此再未有機會踏上她魂牽夢縈的中國，尤其是鎮江。她的下半生歲月在美國賓州東北部的Bucks County(巴克斯縣)度過。她第一任丈夫姓Buck，而無獨有偶，她下半生所住的房子剛巧座落在巴克斯縣，只相差一英文字母S。

目前，美國遊客往鎮江的不多，而我相信中國遊客到巴克斯縣的更少。在鎮江市西北方的登雲山上保留了賽珍珠兒時故居；而巴克斯縣內普凱西鎮(Perkasie)上的賽珍珠下半生故居「綠丘莊園」(Green Hills

的甘露寺發生，起因是劉備借荊州不還，聽從諸葛亮將計就計更反弄孫權，與孫的妹妹在該寺聯姻。清乾隆帝和康熙帝均曾親巡金山寺，康熙更賜名「江天禪寺」，因觀其上接蒼冥，下連洪流，江天一色。

鎮江地處長江和京杭大運河的交匯處，自十九世紀下半葉逐漸發展為長江下游的航運和貿易中心。根據1858年的中英天津不平等條約，中國同意把鎮江開闢為長江上的三個通商港口之一。1861年2月中英又簽訂建立鎮江英租界的約章，將該市西門外的一百三十畝土地和銀山的二十六畝地租給英國人；其後英國領事館建立在銀山(即今日的登雲山)山坡上。當時英國的大洋行如怡和和太古均在英租界的江邊建造碼頭，鎮江快速發展成為淮河流域廣大地區與上海之間的一個主要轉口港，商業之繁榮，當年僅次

起卸。當時快樂的時光，想必無憂無慮。

現時的西津渡古街是鎮江文物古蹟保存最好和最集中的一處，始創於六朝時代，歷經唐宋元明清五朝的建設，留存至今。西津渡是往來長江兩岸船隻載客運貨的歷史悠久渡口，三國時叫「蒜山渡」，唐代曾名「金陵渡」，後來改稱「西津渡」，沿用至今。街旁原先緊靠長江邊，可看到滾滾江水從身旁流過。清代以後，由於江灘淤漲，江岸逐漸北移，漸漸失去渡口的功能。滄海桑田，如今古街已遠離長江岸邊，但仍保留唐宋的青石街道、元代建的過街「昭關石塔」、晚清的樓閣和古色古香的石門。筆者數年前在該街漫步時，看不見人頭洶湧的旅客和格格不入的現代商品店，可悠然自得地靜心細賞古蹟和拍照，與國內其他城市的號稱歷史名街

童年的賽珍珠與中國孩子一同長大、一同遊戲，說漢語和學習中國人的傳統習俗和禮教。她有一位私塾老師教她中文、中國歷史和孔孟之道，而父母則灌輸她基督教和英文教育。家裡的王阿媽擔任賽珍珠和她妹妹Grace的保姆，與她們全以中文溝通，以致賽珍珠常常強調中文是她的第一母語。她的童年是在兩種文化的結合中度過，以當時的中美環境而言，她是極之少數能在兩個世界成長生活的女性。

踏人在登雲山上的賽珍珠故居，面積約四百平方米，是一座結構結實的兩層樓房。但展覽的物品家具並非原物，因歷經歲月摧殘、戰亂和盜竊，當年的原物已散失殆盡。

(上) (寄自加州)

(Farm) 則被美國政府升格為國家歷史地標 (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正名為「賽珍珠之居」(The Pearl S. Buck House)，開放給遊客參觀。我有幸曾遊歷兩地，有感賽珍珠在中美兩國之間的跌宕起伏人生已漸漸被人遺忘，年輕的中美一代更對她毫無認識，特寫此文以誌。

賽珍珠的一生不平凡，在戰亂和動蕩的大時代下，一個人的去留往往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1892年她在美國的西維吉尼亞州 Hillsboro 市出生，三個月大便由父母漂洋過海帶去中國，雖不是在中國出生，也所差不遠。她的父親 Absalom Sydenstricker 是美南長老會的傳教士，改了個中文名叫賽兆祥，被教會指派往中國傳道。Pearl 的中文名字便順理成章地改成賽珍珠，第一次結婚嫁給 John Buck 後改隨夫姓，變為 Pearl Buck，但中文姓仍沿用「賽」。

賽珍珠的父母在她出生前已在中國杭州、蘇州等地傳教多年，共生育了七個小孩，賽珍珠排行第五，但她的二位姊姊和一位哥哥在她出生前已不幸夭折。另一位弟弟亦在五歲時病死，反映出當時在中國的艱苦生活和醫藥缺乏。賽珍珠是在賽兆祥夫婦回美休假時出生的，一家人回到中國後在鎮江安頓下來，當時應是1892年末。那時的鎮江是一處怎樣的地方呢？

歷史老城鎮江

鎮江，亦稱潤州，是一個充滿民間傳奇故事和歷史事跡的地方。家傳戶曉的白娘娘為救愛侶許仙而與法海和尚鬥法，水淹金山寺的相傳事跡，成為千古愛情神話，而金山寺至今仍屹立不倒。梁紅玉在金山擊鼓退金兵，而她的夫婿南宋名將韓世忠以八千宋兵在黃天蕩力拒十萬金兵的激戰，流芳百世。另一南宋名將岳飛奉聖旨調回臨安（即今日杭州），途中經金山寺時，寺持遺悅和尚深明朝廷中奸人當道，力勸岳飛勿返，但岳飛盲目忠君，終被秦檜所害。此外，著名的三國故事「賠了夫人又折兵」是在鎮江北固山

於上海。賽珍珠1892年到達鎮江時，當地已住有不少外國人。她們一家落戶在登雲山上潤州山路六號的一座青磚木結構兩層樓房。早她到達兩年前，在1890年建成的英領館則座落在登雲山麓上，東毗西津渡古街，共五幢，採用東印度式建築風格，現已改建為「鎮江博物館」，甚值一遊。回想賽珍珠在鎮江的童年，她無疑必定與中國孩童在登雲山上追逐嬉戲，或是和家裡的保姆王阿媽 (Wang Amah) 在西津古渡口旁看船來船往，貨物



回國探親 幾多愁

■左森

從中國移民來美國的人，多數是很艱難的。美國不是到處有黃金可撿，移民身分，打工求生，語言習慣，事事難關。不管是打工的、開公司的、搞科研的，一般需要五年到十年的艱苦奮鬥，才能站得住腳。

然而，中國的親友卻以為移民美國的都是有錢人，期望值特高。一旦移民美國的人回國探親，中國親友們多會大失所望。

「回國愁，回國愁，一江春水向東流，載不盡幾多愁！」我的在美華人的親友發出這樣的悲嘆。一談到回國，他們就愁雲頓起。愁什麼？愁錢。多年不見的親友，不能不帶些禮品。而所帶禮品常會引起中國親友不滿，他們對在美國生活的人估價過高。我們回國，親友說我們一身積三氣：洋氣、土氣、小氣。

我的侄女是個女博士，回國給妹妹買了她自己都捨不得買的14K金項鍊，誰知妹妹接到手，看也不看，笑了笑，隨手放在桌上。妹妹自己存有24K金項鍊，脖子裡掛的是閃

閃發亮的18K白金項鍊。看見姊姊還帶著假珍珠項鍊，嗤之以鼻地說：「太摳門了！」她從美國帶回的五三菸、萬寶路菸，親友皆不以為然，偶有客人抽一支，隨手取出紅塔山，說：「這菸比你這洋菸還貴！」

鎮江的女兒

賽珍珠1892年至1910年在鎮江生活成長，除了1900-1902年當時時為了躲避義和團之亂而短暫回美之外，她的大部分童年和青少年均在這江邊的城市度過，是名副其實「鎮江的女兒」，而她亦一直稱鎮江是她中國故鄉。她的父母決定不住在洋人集中的傳教士宿舍，而選擇定居在登雲山，與華人為鄰。

我的一位朋友是助理教授，有七個弟弟妹妹在中國工作。回國要送禮。他算了一下，七個弟弟妹妹還有表弟表妹，以及他們的孩子，加起來需要三十多份禮品。還得帶點糖果美國菸，開銷二、三千美元，還是顯得小氣。他好說歹說，才說服太太批准了預算。但是，不只下一代，對同一代的弟弟妹妹又如何表示心意呢？你是十年未見面的大哥啊！但他不忍心再提高預算，太太在中國也有很多親屬啊。就為了這一聲大爺、叔叔、姨夫、姑父、爺爺等等，就要花銷這麼多錢。

錢花出去了，收禮的人當面說聲謝謝，轉眼則罵他小氣。儘管付出很多禮品，卻難使眾多親友滿意，禮品不能保證絕對公平，自然也引起一些閒言碎語。一同旅遊觀光，又顯得那麼摳門、土氣。

有人希望他給予大的投資，有的希望他支持他們公司的業務。這些，他都辦不到，他又不會說些「回頭安排」的虛偽之詞，只是如實地回絕，便引起諸多親友不高興。

半月以後，親友們對他的希望全破滅了，



賽珍珠在鎮江的故居的內裡。

對他淡化了。不回國，雙方處於一種想像中，還能保持遠距離的手足之情。回國見面，卻淡化了手足之情，招來許多搖唇鼓舌的話語。

他心下不悅，少餐少眠，強忍住了一個多月，就提前回到美國。

還有一位朋友是工程師，回國辦事，順便回家看他的弟弟。他的弟弟是農民，正趕上蓋房子，張口向他借三千美金，他身上只帶了二百美金，就給了弟弟。不料，弟弟把錢摔在地上：「你一年掙五、六萬美金，別拿這點錢打發討飯的！」此後，弟弟就宣布與他斷交。

回國探親幾多愁，這是許多在美華人的感嘆。其實，隨著中美交往的增加，瞭解和理解在美華人的中國人愈來愈多。除了少數大老闆，大多數華人移居美國多是打工的，開銷很大。諸如房費汽車費，處處交稅，各種保險，花銷巨大。中國人常以美國人的毛收入測算，又以美元與人民幣的比價來猜想，自然就產生偏差。一位朋友來美旅遊，看見垃圾費的開支很驚奇，修理一次下水道就花幾百美金，感到美國人生活費很高。當然，從總體說美國人的生活水準高於中國人，隨著中國的發展，這個差距在逐步拉小，回國探親幾多愁的感嘆，會慢慢消除。

(寄自加州)